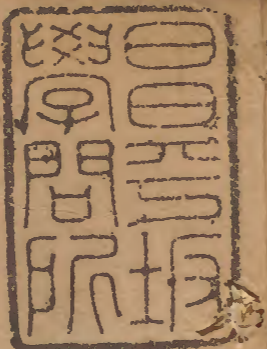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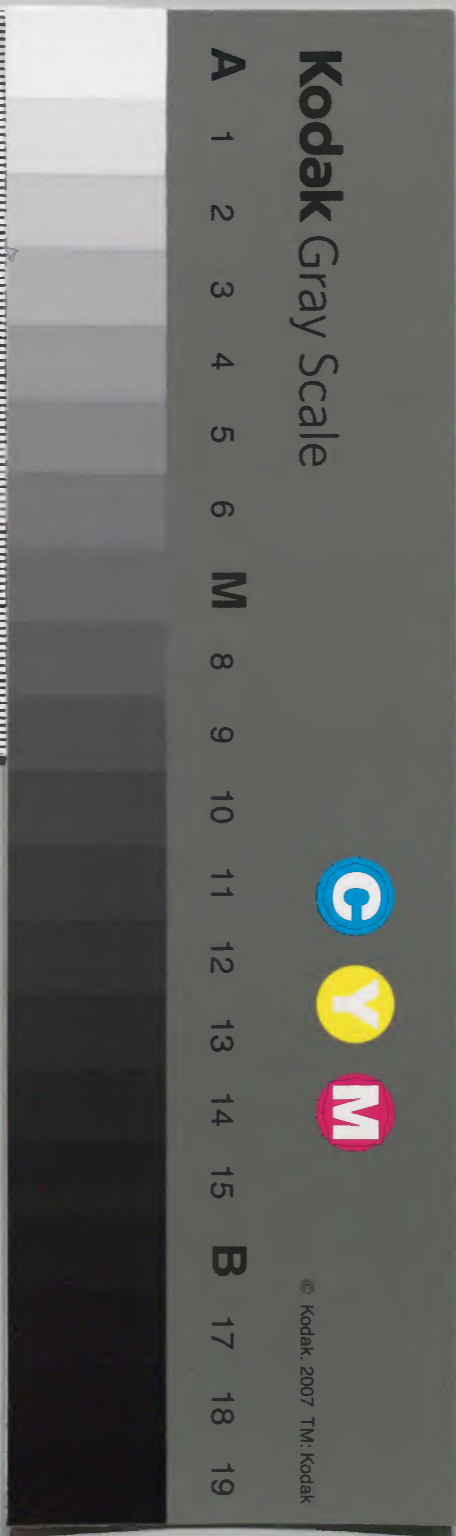
二百十四之五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二	一
一	〇	〇	〇

庫文閣内			
漢書	類	號	函
二	三	二	一
一	〇	〇	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107)	
函號	290	140



史緯卷二百十四

五代史九

考

司天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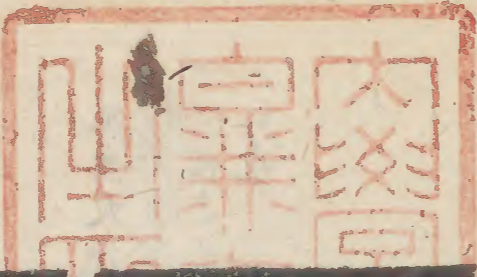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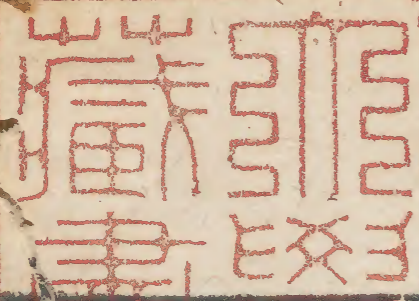
行於十日十二辰以為曆而謹察其變以為占占者非常之

兆也以驗吉凶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

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

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

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



淺草文庫

既與天合
即謂唐虞
三代之法
可也

畧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
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亦未嘗言其法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
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
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
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
是果唐虞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自是以來曆家之
術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立
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
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

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蒞始變古法以顯慶
五年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
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
差不可用復用崇立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
立曆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
曆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立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而
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卽位
外伐僭叛內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
定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曆在乎知天之變人情之動則可
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聖人以之觀

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用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是以聖人受命治曆明時，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自唐之季，垂將百載，失天亂日，曆數汨陳，陛下寅畏上天，振舉隆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朏朏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陰陽之數

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其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之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

浚儀之岳臺應南北茲居地之中有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
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
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
先中而朔自古朧胸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
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
多失今以月離朧胸隨曆校定日躔朧胸臨用加減所得者
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朧胸
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
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
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

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
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
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
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
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
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
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
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
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
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

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闔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

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世宗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朴曆世旣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爲予求得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義叟好學通書史長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

分擬數而已。至朴自爲一家之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考衰殺之漸。以審腠腑。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畱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濶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羲叟之言如此。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

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吾所不知也。天道不可知。則修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得而見。至於三辰五星。

逆順變見則有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職方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末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國不能不亂。豈非皆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不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

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起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非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

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
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
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
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
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
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
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
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
矣前史備載羈縻寄治虛名之州五代亂世文字不完又時
有廢省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汴州唐曰宣武軍梁以爲開封府建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
武軍晉升爲東京漢周因之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
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改曰永平軍唐滅梁
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職方止錄汴雍二
州以嘗爲京都也

齊西京晉廢晉昌軍黃如曰永興周因之
張悛上潯陽宗廢潯陽為南國軍樂如曰永平軍書樂
潯東潯樂為西潯樂為南京晉為西京黃周因之
九軍晉代為東京黃周因之為樂晉黃周常以為潯書
書樂書曰宣九軍樂以為開桂執我東潯樂書樂為宣

史緯卷二百十五

五代史十

世家

吳

楊行密合淝人長大有力能舉百斤日走三百里唐乾符中
江淮盜起行密為盜見獲刺史鄭榮奇其狀貌曰而且富貴
何為作賊縱之後應募戍朔方歲滿戍還軍吏復使出戍行
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何所欲行密奮然
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率戍兵為亂自號都
知兵馬使遂據廬州淮南節度使因表為廬州刺史高駢為

畢師鐸所攻行密率兵赴之。至天長城已陷，師鐸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戰。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縞素向城哭三日，攻其四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時城中空虛，飢民相食，夫婦父子相牽就屠者賣之，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出走。會秦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諸將多駢舊人，非能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擇嚮背之時也。海

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殺之，得其兵數千。孫儒復殺彥及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問襲曰：「吾欲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趙錙爲秦彥守宣州，今彥死，錙失所恃，其人非公敵，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錙，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錙棄城走，追殺之。遂入宣州。昭宗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頔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入廣陵，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行

密戰敗欲走銅官其將戴友規劉威曰儒焚倉隕壘以來兵
多而氣銳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彼資糧既盡必不能久當閉
城堅柵以不戰疲之行密絕其糧道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
兵擊之儒敗被擒將就刑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
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
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行密復入揚州凡七年定八州勞來
休息其民遂安行密議出鹽茗昇輸錢帛幕府高勗曰殘破
之餘不可以加斂且帑藏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
無財用有餘矣行密納之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行密遣
李神福攻儔儔堅壁不出其黨張顥踰城降儔自殺行密以

諫表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更置于親軍田頴攻歙州歙州
刺史裴樞有美政民爲之拒戰樞食盡欲降遣行密書請還
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之雅於諸將
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昇
州刺史馮弘鐸來附行密分遣田頴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
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行密闔其室唯圖
書藥劑將辟爲司馬成及引刀欲自刺行密乃厚禮而歸之
兗州朱瑾奔于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輕弱得瑾勁騎兵益
振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壽州行密敗梁兵於清口殺
師古從周走追至溍河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取之天復

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于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二年
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頴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海行密自
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吾府雖少猶足容君何苦自棄
于海島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入其軍執弘鐸手慰之與
俱歸表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唐昭宗
在岐遣宣諭使李儼拜行密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
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爲巨
艦堂皇悉備神福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敗
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
梁兵殺朱友寧太祖大怒自將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

章所敗田頴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微賤皆猛悍難制行
密欲除之天福二年許再思叛錢鏐召頴攻杭州垂克行密
納鏐賂命頴解兵頴恨之遂反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行密
遣神福討頴頴遣神福書以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
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顧妻子乎斬其使軍士皆感奮
頴執其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頴兵于吉陽
磯行密別遣臺濛擊頴頴敗死安仁義聞頴叛亦反行密遣
王茂章圍仁義於潤州行密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
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而斬之延壽行密夫人朱氏之弟頴
及仁義叛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

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還其家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或謂杜洪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以奇兵取之可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存遣苗璘援之汴降卒曰洪軍懦可取汴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汴軍敗之禽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或勸存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城陷執洪斬之自孫儒亂後府庫空竭行密約已省費不三年國

以富強嘗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若寢鬱然渠宥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之方帝困鳳翔以爲行密可亢全忠再遣使督兵行密至宿州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慙憤得病全忠知天子倚行密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病遂篤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遺令葛布爲衣桐木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謚曰武忠子渥立及溥僭號追尊爲太祖渥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泣謝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

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大驚遽詣隱計事隱未出溫見召渥之符猶在案上急遣之溫仍使人詣渥渥至行密卒渥嗣立殺周隱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命取宣州庫物茂章不與渥怒命李簡圍之茂章奔錢塘天祐三年取岳州四月鍾傳卒其子匡時立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相攻渥遣秦裴襲之克洪州以裴爲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遣劉存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欲活之存知新大罵殷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渥惡徐溫典牙兵以其腹心陳璠范遇

爲東院馬軍以自衛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舊將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遇下斬之渥不能止而心憤五年五月溫顥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謂群盜若能反殺溫顥以爲刺史群盜皆諾惟紀詳不從執渥縊殺之年二十三弟隆演立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顥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劔戟府中召諸將議事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對顥三問可求前曰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今外有劉威陶雅李

簡李遇皆先王舊人也。公欲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之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沮，隆演乃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立至矣。」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衙兵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無之。」然事已行，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三世楊氏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

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見可求附溫，教顥使客刺之。客夜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就衙堂斬顥，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撫州危，全諷表州彭彥章、吉州彭玘、信州危仔倡皆叛。隆演問可求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攻蘇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玘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初，全諷欲舉兵，王茂章歸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舉事，願見公兵，以知濟。」

否全諷與茂章觀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益兵十萬不可全諷卒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于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憤溫用事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遇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說遇曰公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隨蕘出溫殺之九年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攻楚取岳州十年越人攻常州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封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鎮潤州畱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

逢決之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攻知訓陣于門橋知訓戰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隆演幼懦知訓凌侮之嘗飲酒樓上知訓爲參軍隆演鵝衣髮髻爲蒼鶻知訓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涕泣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酒吏而罷吳人皆仄知訓與朱瑾有隙瑾殺之而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遂秉政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兵至天興門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欲殺之嚴可求懼不克使人僞從湖南來告捷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

當日何必
其之

十六年溫率將吏請隆演卽天子位不許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卽吳王位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叅知政事嚴可求謂溫曰二郎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所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聽及知誥秉政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吳征伐四方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建國以自立溫然之因畱可求不遣謀迫隆演僭號二年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心常怏怏因酣飲稀

復進食遂至病卒年二十四弟溥立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卒弟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立長君乃立溥改昇州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改元順義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溫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于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謂昭文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立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乃酌大卮望牙旗斃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六年莊宗崩詔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文武上表勸溥卽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十一月溥御文明殿卽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徐知詢金陵尹溫諸子皆封王二年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季興敗楚師于白田獲其將吏來獻三年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畱之不遣以徐知誥爲金陵尹溥加尊號大赦改元太和二年冊其子璉爲太子以徐知誥爲金陵尹以知誥子景通爲司徒五年建都於金陵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以其子景遷爲太保七年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

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于丹陽年三十八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遣人滅其族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諸將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爲惡已誅枯骨何罪吾豈復爲之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劔侍洪拔劔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劔不疑

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立政，在徐溫時，天下纂弒相尋，而徐氏父子、裴回三主，然後取之，豈其恩威有在人者歟？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爲李昇所篡，凡四十六年。

田頴，合淝人，與楊行密同里，約爲兄弟。行密據廬州，頴謀爲多，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兩人各冠軍中。行密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頴寧國軍節度使。頴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賂不已，而獄吏亦有所求。頴怒曰：吏以我將

下獄邪？頴求池歛爲屬州，行密不許。頴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矣。因移書行密曰：侯王守土，以奉天子，譬百川然，使不朝於海，雖狂奔瀆漫，涸可立待，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山阜。頴公上天子常賦，頴請單騎以從。行密答曰：貢賦必由汴而達，適足以資敵耳。於是頴絕行密，大募兵，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行密以康儒在頴所，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頴怒，族其家。頴與安仁義攻昇州，行密使李神福討頴，敗頴兵。頴將王壇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頴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頴走路，仁義攻常州。

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退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行密遣王茂章攻仁義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米志誠善射皆第一而仁義以射自負曰志誠弓十不如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吾弓之一每與茂章戰必命中而後發吳軍不敢追行密遣使謂仁義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欲降其子因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田頴負我吾思將兵非公莫可濛率騎渡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頴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戰於廣德濛以行密書遺諸將皆再拜壇氣奪濛麾

兵擊之壇走濛爲狹營小舍若才容一二十人頴輕之不復召兵戰於黃池矢石始交濛遁頴逐北遇伏大敗壇歸行密頴簡死士數百號爪牙都率之薄戰濛殊死鬪頴軍敗爲亂兵所殺其下猶戰示以頴首乃潰傳首至淮南行密葬之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係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受縛斬揚州市濛合淝人行密表爲宣州觀察使

王居巖當塗人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以一身歸行密授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

無一人在者有人遊嵩山山有石室旁人或云有道人王居巖住此訪之已去莫知其所終

徐溫胸山人少販鹽爲盜行密起合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欲殺朱廷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舊將皆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殺渥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疑章不果夜半使人陽謂章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謀已定寧可已乎明日鍾章殺顥溫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顥入

白渥母史氏史氏驚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隆演立溫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之行密舊將皆自疑溫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溫攻越裨將曹筠奔于越溫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厚遇之秋越人來攻溫戰于無錫筠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封溫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爲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入遂

秉政溫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答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因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溫與信博信歛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骰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止之及擲六子皆紅溫慙自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託以內備急召信遂奪其地溫客見用者駭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理財溫以軍事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駭溫自喜爲智詐以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鏗諸將爭取金帛溫獨收餘

同作弼以食餓者隆演卽吳王位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李昇僭號號溫爲義祖

南唐

李昇徐州人父榮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昇獨好學接禮儒者爲政寬仁以勤儉自厲民稱譽之徐溫鎮潤州聞昇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

潤州刺史昇求宣州溫不與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昇事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疾之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劔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搯之昇悟起走得免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遯去知訓以劔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及後昇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凌楊氏而侮諸將故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民間

有婚喪匱乏者賜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葢卹之曰士衆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多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叅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已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卒玠反爲昇謀誣知詢以罪留之不遣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昇黜宗爲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楊濛怨徐氏捨已而立溥昇廢濛爲歷陽公

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周本本欲納濛其子祚止
之本曰此吾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
不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閩越諸國皆遣使
勸進天祚三年諷溥傳位於己國號齊改元昇元昇尊溥曰
讓皇帝追尊徐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吳王周本與諸將
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
年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
之徐氏諸王請昇復姓昇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憲宗子
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昇建王四世孫改
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高曾祖考爲皇帝奉徐溫

爲義祖以張居詠李建勳張延翰同平章事講武於銅橋步
騎八萬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爲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
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泣辭人皆憐之
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卒三年昇郊祀上帝於圓丘群臣請上
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季悽五代同居者七
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四年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
於昇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戰
敗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遣還
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復遣還昇以
甲士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大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群

臣請乘其敝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先與錢氏約和，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昇志在守吳舊地，無復經營之畧。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議者以昇繼昭宗之後，廟號合稱宗。韓熙載以為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昇興既墜之業，請號烈祖。從之。子景立，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改元保大。封弟景遂為齊王，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為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以馮延巳常

景立子
一盟

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專掌密命，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不可用，景不納。初，宋齊丘為昇謀，纂楊氏最有力。及成事，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以病罷相，為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為相，俄罷為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閩人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義自立。延義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連兵累年，閩大亂。景遣查文徽發兵攻建州。延政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殺文進。以降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

殺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四年，文徽克建汀漳泉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為饒州軍節度使，仁達為福州節度使，從効為清源軍節度使。景欲罷兵，查文徽言：「仁達等餘孽猶在，當乘勝盡取之。」陳覺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為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四州兵攻仁達。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發兵會之。景大怒，馮延巳等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會討。馮延魯、魏岑、陳覺為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應之。覺等爭

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時，延巳為相，齊丘為太傅，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請誅覺等，齊丘貶熙載，和州司馬。時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馮延巳、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景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叅軍，而罷延巳為少傅，岑為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為太弟，景達為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為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漢隱帝少，中國衰，江淮以北群盜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遣人請建州節

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劔州刺史陳誨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文徽進西門，伏兵發，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文徽。楚馬希萼弑其主希廣而自立，楚人囚希萼，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九年，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為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為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置筠州、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馮延巳重歛之。楚人遂叛，劉言攻邊鎬，鎬遯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

大飢，民多疫死。十三年，周以李穀為都部署，攻壽州。時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背腹受敵。乃焚芻糧，退屯正陽。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至，宜急擊之。劉彥貞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遂敗。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爭之不得，周師取滁州。景懼，遣牙將王知朗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

州刺史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改名璟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下揚泰州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十四年景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答鍾謨孫晟等皆留行在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乃許之遣崇質德明還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鬲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

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撫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兵甲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古也雖然今則不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言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舒斬秦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

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十五年，景達遣朱元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築二城以夾淮，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有隙，以元客將難信，景達遣楊守忠代元。元怒降周，諸軍皆潰。景達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民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之。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橈來之。

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殺戮殆盡。復取海泰揚州。世宗至白沙，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耻於自屈，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破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水軍屢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鵠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

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賜景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舒蕲黃畫江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世宗問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之。周已罷兵，景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白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請降詔書，同藩鎮使，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時，延魯等出入東宮，禮部

尚書常夢錫屢言於昇云：延魯等不可使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訛議之。景既稱臣，有語周爲大朝者，夢錫咲曰：君等欲致君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鍾謨歸，聞李德明由宋齊丘陳覺見殺，欲報之，未有以發。覺與宰相嚴續有隙，覺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卽聽命，皆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請使于周驗其事。景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卽割地者，非續之謀，願赦之。世宗駭然曰：續能爲此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爲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得罪

私批公報

世宗此段
近於婦人
之仁不必

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太子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恐後世不能相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景因營緝諸城。宋太祖受命，遣使以書諭景，歸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景遣其子蔣國公從益來朝貢，太祖厚賜之。景之初襲位也，屬中原多故，盧文達、李金全之徒皆奔命于景，跨據江淮二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有窺覷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戰艦於南池，景懼其臣杜著問道來歸，彭澤令薛良亦挺身

來奔獻平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斬著，配良廬州。景乃安，以國境賊弱，不遑寧居，謀遷於豫章。群臣皆不欲，惟樞密使唐鑑贊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官府營厩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唐鑑懼，發疾死。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許之，廟號元宗。煜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為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下五子皆早卒，煜以次立為太子。景遷南都，煜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大赦，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宋。建隆二年，太祖以江南荐飢，特弛商人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渡江之禁景之稱臣於周也。畱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人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商賈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乃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引見談論。煜以熙載忠直。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不加防閑。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分司南都。熙載盡

其諸妓。車上道。煜喜。復其位。諸妓復還。煜曰。吾無如之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贈平章事。熙載北海人。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酬熙載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顯德中熙載來朝。及歸。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不可測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畱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不許。煜每以國蹙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中書門下省爲

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諸王爲國公以尊朝廷煜驕
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
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六年賜米麥十萬斛振江南飢民七
年遣其弟從鎰來貢太祖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
南征煜遣徐鉉奉表求緩師不答王師造浮橋於采石渡江
其臣張洎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
戲耳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以徐元禔
等爲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王師傅城下煜猶不
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命收繼勳軍士
轡割之煜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

國手詔諭降煜猶豫不決遂進兵十二月王師克金陵曹彬
駐兵於宮門煜率近臣迎拜彬以煜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
人上獻太祖御明德樓以煜常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
令煜白衣紗帽全樓下待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拜檢
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召升殿撫問仍官其弟
姪賜宅各一區太宗卽位封隴西郡公嘗幸崇文院觀書召
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
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太平興國三年卒年四
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初煜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露下色

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天水，趙望也。江南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皆歲賜之馬也。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事云。太祖出師南征，煜遣徐鉉朝京師。鉉居江南，以各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計慮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大臣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煜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予讀周世宗

在漢書其區區擗撫前事務校曲直以為辭何其小
宗英武，豈為其辭者之過歟？昇自晉天福二年建國，至宋開寶八年滅，凡三十八年。

前蜀

王建，舞陽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楊復光率忠武軍將鹿晏弘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於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領屬州刺史。已

王建
光髮
無前
紫鬼

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等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幸興元，使建負玉璽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卧，旣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至興元，令孜以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以建爲璧州刺史，建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攻閬州，執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刺史王琪棄城走。

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使人招建，建聞令孜召已，大喜。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至成都，欲求一鎮，以其家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至鹿頭關，敬瑄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百餘日。昭宗遣李珣爲兩州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詔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

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命昭度將建等討之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師久無功今唐室多故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畱公昭度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齎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以兵扼劔閣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以眉州降建引兵攻成都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急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

建明日敬瑄開門出降建將入城以張勅爲都虞候軍士剽略劫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以令孜爲監軍旣而皆殺之大順二年唐以建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旌節緜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討厚自彥朗死建圖并東川及李簡討厚戒之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卽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擊厚敗之厚出道弼彥暉已得旌節辭疾不出犒軍建遣王宗滌攻之彥暉敗進圍梓州昭宗詔建罷兵三年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建乾寧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取渝瀘二州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

諫議大夫李洵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以剡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建攻梓州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所佩劍曰有叛者齒此劍及城將破彥暉召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並葺兩川之地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鳳翔李茂貞數侵建天復元年宦官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拒守經年求與梁和建遣人聘茂貞許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而攻興元執節度使李繼業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弟匡明襲據之

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仍稱天復六年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不納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皆不應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諸州皆言符瑞秋九月建卽帝位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判中書門下事唐夔爲樞密使張格爲翰林學士蜀險而富人士多依建以避亂建有智術善待士其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濟之子也建常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有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待格等恩禮尤異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掠得之養以爲子總六軍開元帥府宗佶恃功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每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易之襲爲樞密使猶名呼之襲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以建諸子宗懿等稍長心不自安求爲大司馬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怒宗佶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以宗懿爲皇太子三年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麟見壁州大赦改元永平李茂貞自爲梁所圍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故地建怒不與遣王宗侃攻岐戰于青

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解去初田令孜爲監軍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得之以獻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權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皇子宗懿假喙齟齬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嬖唐襲宗懿屢謔于朝建懼其交惡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罷歸宗

懿延䟽其過失建不悅七夕宗懿召諸王大臣置酒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宗懿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宗懿白峭文錫離開諸王建將罪之宗懿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宗懿聞襲召兵以爲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幽之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死建遣王宗賀討之宗懿兵潰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丐食爲衛兵所殺建立幼子宗衍爲太子四年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起

建七十之年改元改號有同兒戲可哂

天監畫諸功臣像遣王宗儔攻岐取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起文思殿購群書以實之以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大赦改元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有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之建疾文展以兵入宿衛謀盡去故將大臣問疾皆不得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爲變乃殺之光天元年六月建疾亟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建卒年七十二廟號高祖太子立改名衍建十一子衍最

幼以母寵立爲皇太子開天策府置官屬衍方頤大口垂手
過膝顧目見耳能爲浮艷之詞宗懿死建以爾王宗輅貌類
已信主宗傑於諸子最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賢妃專寵
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
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衍立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
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
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
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政於光嗣等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
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
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

惜神亭與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月宴堂上
王宗壽以社稷爲言發詞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
客其嘲之坐上諠然衍不復省蜀人富而喜遊王氏晚年俗
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好戴大帽每
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
巾其狀如錐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
鬢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人皆效之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
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
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使宮人和之明年改元乾德正月祀天
南郊大赦加尊號二年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

自書亦載
高力士妻
史氏有絕
色真負此
絕色矣

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宗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宦者王承休為秦州節度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唐莊宗滅梁，遣李嚴聘蜀，衍與朝上清宮，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遂獻策伐蜀。明年，衍改元曰咸康，衍以嚴氏故，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衍不省。至緜谷，而唐魏王繼岌伐蜀之師入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畱王宗弼

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欵於唐師。衍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群臣相對涕泣。宗弼自緜谷馳歸，登太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觀，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宰相諸將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行至秦州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

刑呼曰吾兒以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鬻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亾義不受辱遂死宗弼本姓魏建錄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嘗以建語泄之彥暉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以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爲郭崇韜所殺宗壽許州人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好學恬退喜道家之術以煉丹養氣自娛爲太子太保衍淫亂宗壽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宗壽不降魏王以書招之宗壽不荅聞衍銜壁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賂守者

入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亾入熊天咸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保義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好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興亾可以知之矣或以爲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其時天下之治亂可以知之矣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

因其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凡三十五年。黃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年十七。事後主爲待詔。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謂筌曰。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不用道元之本。別以拇指改進。衍怪其不如旨。筌曰。道元之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衍喜。筌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過。然其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於殿下。鷹見雉。掣臂數四。蘇軾云。古今畫

亦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得其筆法。知微欲於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氣神湧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筌格。更

不用墨筆，直以彩色畫，謂之溪骨圖。筌不復致瑕疵，遂得齒
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後蜀

孟知祥，邢州人。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爲左教練使。莊宗
以知祥爲太原尹，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
訣，白曰：「卽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唐
兵破蜀，莊宗以知祥爲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
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
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乳臭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
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

使，備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
牖府庫，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
賢，故以相付。」知祥至成都，崇韜已死，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
延孝反，破漢州，知祥會任圜擊破延孝，降其兵，明宗入立，知
祥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置義勝、驍銳等軍七萬餘人，命
李仁罕、趙延隱等將之。初，魏王班師，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
氏故臣，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
入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知祥加侍中，命太僕卿趙季
良齋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制置征賦，且督犒軍餘
錢送京師，知祥怒，不奉詔，而與季良有舊，遂畱之，安重誨疑

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宗立，誅宦者，罷諸道監軍，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詔知祥誅彥賓，嚴前使王衍歸而獻策伐蜀，蜀人惡之。知祥亦怒曰：「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諸將吏請止嚴無入。知祥曰：「吾有以待之。」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待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嚴出詔示知祥，令誅彥賓。知祥不聽。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顧客將王彥鈇執嚴下斬之。知祥迎家屬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曠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遂畱之，用其死不能詰，猶欲以恩信懷

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表畱季良，明宗不得已從之。瓚至縣谷，不敢進。知祥奏瓚爲行軍司馬，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二千屯夔州，已而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兵，不許。知祥使重威以兵鼓譟而歸，唐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唐以知祥必反。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知唐欲困已，不得已獻五十萬。安重誨旣疑知祥，用所親信分守兩川諸州，每除守將以精兵爲牙隊，多者

二三千少者五百人，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武處裕爲綿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處裕重誨表兄也。璋與知祥皆懼，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至是，璋遣人求婚以自結。趙季良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許之。於是連表請罷唐所遣節度刺史，明宗優詔慰諭之。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以璋盡忠於國，欲倚璋以圖知祥。四年，董璋先反，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知祥亦反，明宗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册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遣祕書監劉岳爲册使。岳至，鳳翔而知祥反，明宗以石

敬塘爲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趙廷隱會璋攻遂州，又遣張武取渝州，唐師攻劔門，殺璋兵三千人，遂入劔門。璋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劔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而兩川搖矣。今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塘及廷隱戰于劔門，唐師大敗。武取渝州，又取黔州。二年，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遣人馳魯奇首示敬塘，軍敬塘乃班師。利州李彥珂棄城走，李仁罕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時唐軍深入，餉道艱阻，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所在嗟怨。敬塘軍旣旋，守將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自

請行而重誨得罪死。明宗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重誨已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見殺，我何謝為？知祥三遣使往，璋不聽。復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己，以語侵昊。昊勸知祥攻之，璋襲破漢州。知祥自將擊之，陣鷄距橋。知祥以錦袍衣璋降卒，使持書招璋。璋曰：事已至此，不可悔也。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大敗，走過金雁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豈有背父以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璋至梓州，見殺。光嗣自

縊死。知祥遂有東川，卒不遣使謝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為兩川之重。然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李克寧妻，知祥妹也。莊宗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畱事唐。明宗遣瓌歸省其母，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為武泰軍畱後，李仁罕、武信軍畱後，趙延隱、保寧軍畱後，張業、寧江軍畱後，李肇、昭武軍畱後，季良等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知祥見瓌倨慢，瓌還，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為發

哀遣劉政恩爲宣諭使，知祥始遣其將朱濕來朝。四年，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在蜀者數萬人，知祥請送其家屬，明宗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知祥卽帝位，國號蜀，改元明德。以趙季良同平章事，王處回爲樞密使，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蜀。六月，知祥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知祥卒，廟號高祖。昶，知祥第三子也。母李氏，本莊宗嬪。御知祥卒，王處回夜過趙季良，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侯握兵，

更何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昶好打球走馬，及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侂貞切諫，昶卽日出之，賜侂貞金，有上書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嘆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詰上書者，昶曰：「唐太宗卽位，孫伏伽上書，厚賞之，以導言者，奈何勸我拒諫耶？」昶年少不親政事，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優縱之。至是益驕蹇，多踰法度，奪人田宅，發人墳墓。李仁罕、張業尤甚。昶族仁罕時，李肇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

爲相兼判度支業置獄于家酷法厚斂蜀人大怨昶殺張業
趙季良卒王處回趙廷隱致仕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
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
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來附昶遣孫漢韶攻
下鳳州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
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等應思綰昶相母昭裔諫以爲
不可昶欲闕關中遣安思謙益兵以東而漢誅思綰景崇虔
釗等罷歸思謙恥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殺之十二年置
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行郊祀禮加尊號十八年周世
宗伐蜀攻秦州時韓繼勳爲節度使昶嘆曰繼勳豈足以當

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監軍使季札至德
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
昶怒殺之遣高彥儔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敗走於是秦成
階鳳入于周昶懼遣使者聘南唐東漢以張形勢十年世
宗以蜀俘歸之昶亦歸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稱
大蜀皇帝且言家世邢臺欲敦鄉里之分世宗怒其無禮不
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
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晉漢
之際中國多故昶據一方務爲奢侈溺器以七寶裝之王昭
遠韓保正等用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謹爲

童子知祥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謹以入。知祥愛其惠，點時昶方就學，命給事左右見親狎，昶立爲樞密使，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其母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及入蜀，定兩川當時生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昭遠出於微賤，自爾就學給事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素不知兵，一旦邊疆警急，此輩何以禦敵？」高彥儔，爾父舊人，秉心忠質，多所經練，可委任之。昶唯唯而已。宋興，下荆潭，昶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爲邊吏所得，其書云：「早歲曾奉尺書，遠辱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

泊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袞漢添駐師徒，只得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太祖有西伐意而未發，及覽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太祖遣王全斌出鳳州，劉充又出歸州，分路討之。昶遣王昭遠拒戰，昭遠好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昶遣李昊餞之，昭遠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皇太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喆輦愛姬及伶人數十以從，蜀人皆竊笑。旌旗用文繡，以錦綢其杠，是日微雨不旆，雨止旆之，旌幟數千，皆倒繫杠上，見者異之。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栢江浮

橋退守劔門，全斌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劔門南，消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出來，蘇北擊劔門，夾攻之，昭遠敗見擒，玄喆聞昭遠敗，逃歸，劉光弼攻夔州，高彥儔戰敗，閉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降，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降敵，何面目見蜀人乎？」乃自焚死，蜀兵奔潰，昶問計於左右，石頽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嘆曰：「吾父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昶表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賜免睽離，未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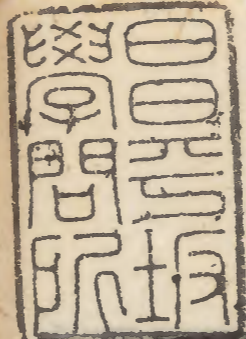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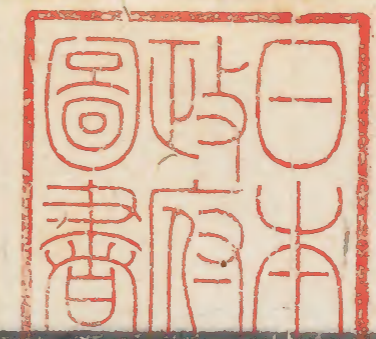
神陳叔寶故事，以請又遣弟贇上表言：「陛下至仁廣積，大德好生，願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自念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詔曰：「惟爾益都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覲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屢馳驛騎，嚴戒兵鋒，而卿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將自求於多福，當盡滌其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太祖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資詔，賜茶藥，詔書不名呼昶。

同一迎降
其視王衍
其幸多矣
立非明主
之則
小兒果不
是成事也

母爲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於近郊，昶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昶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端、絹萬匹。又賜昶母及其宗人官屬有差，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沐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爲其宗屬各營居地，授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餘官除拜有差，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故鄉，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卽如母所願，昶之死也。」李氏不哭。

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喪事，與昶俱塋洛陽。發甲士千人護送。玄喆太平興國四年封滕國公。初，蜀將李廷珪從玄喆出師，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城。又成都都監王仁贍案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康延澤。延澤曰：「仁贍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數儉約，不畜妓樂，乃求於姻戚，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由是獲免。知祥自同光二年入蜀，至宋乾德三年國滅，凡四十一年。李昊初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草降表，至是又草

上卷吳命
唐相紳之後前後仕蜀五十年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
年山



焉蜀人夜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吳自言
唐相紳之後前後仕蜀五十年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
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與江南李景通好
遣其屬趙季札至江南得李紳入相制書還以歸吳吳結綵
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妓吳朝服前迎歸第大會賓客宴飲
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季札蜀平拜工部尚書卒有歐陽
迥華陽人仕昶拜平章事歸宋為翰林學士雅善長笛太祖
嘗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諫曰禁署之職不
可作伶人之事太祖曰朕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相
尚習此技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信否也自是不復召迥

